三才廣志

府縣官

擇民之長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丘濬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国都鄙有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郡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思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

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臣濬按仲舒謂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謂之師所以教民也謂之帥所以率民也教民使之知礼義率民使之趨事功是則守令兼治教之責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後世人主專責守令以吏治而於教化之事略不計焉失古人命官之意矣漢世去言未遠儒者論治猶有所本後世則視教化為虛文矣

宣帝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所將久不可欺

周迴服從其數也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関內侯公卿闕則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丘濬按史称宣帝厲精爲治綜核名实信賞必罰此其厲精之實夫上有責實之政也則下有實用之效觀宣帝每拜守相必親見問及其退也又加考察焉考察既得其实而后用之其用也又能久於其任使吏得以究其所施民得以安其所教負者得以其成功不省者難以歷其罪及其治致既或勉以璽著書或增其爵秩選其所表者以次入爲公卿上之責實如此則爲守令者安敢不以实應之哉後世人主選任守令一切付之銓曹銓曹一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別後其黜陟

之際惟拘虛名不責實往往賢否混殽真贋相半非無賞罰之典而不足以示勸懲此郡邑所以少循良之政而閭里所以多愁歎之聲也歟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古八萬余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丘濬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偽增户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為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实者未必皆實也則凡其所謂親問考察名實不相應而知其所以然者豈盡然哉是故人君為治惟誠之為貴不察察以求立名不訐訐以求快意則不為小人所窺伺而墮其術中矣

又詔曰潁川太守覇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敎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人交未循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濬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宰者安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爲善恒苦於上下之間絶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既聞之揚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則曰

淑人君子為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有余
榮死為本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肯甘於小人之
歸哉

先是哀平閒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
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
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
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
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
能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
祚久長盖由知所先務而得本其原故也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群臣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　其業

丘濬按家國設守令將使之　宣德意以為民造福也詎乃殃其民又何用彼為哉明帝生深宮之中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則當是時受其民而為牧者孰敢殃之哉

雖然天下之所以為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守令中國欲有福吾民者而又有殃之者雜於其間則民亦無由以享其福矣吁奉天子民而居吏民之上者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類以求之哉

章帝詔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曰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声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重以重為威四

者或典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臣濬按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而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蓋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常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徒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

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因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丘濬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黄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内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三考之功過以相乘除因以黜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為吏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

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
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
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
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任人之初意況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
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
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上表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
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稠歲
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
得賢良矣隋主從之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大雄十望十緊及上

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為望縣三千戶以上為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下下為下

立濟按北齊制郡為九等唐宋制縣為七等定其等差所以別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衆寡所蒞之繁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

我

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同疆域則初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

民無定數今則承平日久板籍既定生齒日繁然
而郡縣猶因其舊大小懸絕多寡絶倫固有一府
統数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二三縣爲固
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及至不滿一里
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仰惟
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
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若可行臣愚請分府爲上
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
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
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析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
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
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涖
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主者有厚薄

以此料其財賦入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
徭役將見彊役整齊事力均一差賦公平太平之
基端在此矣或謂
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
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
元浙寇作而分温處閩寇作而分建劒廣寇作而
分南海與其析　之於殘彼之餘孰若置之於全
盛之日哉朔於遠方縣道有地方四百五里跨三
四縣閭者入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
武斷椎埋過有句攝公行族拒官府恐致生變因
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
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

以備黜陟縣令尤宜親民不可不擇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右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書親贈之

丘濬按唐之賢君太宗玄宗為盛一代致治之盛首稱貞觀開元夷考其所以致此者良由於留意守令親民之官故史謂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信矣哉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又詔三省

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君闕擇嘗任縣令者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令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　宜遂科定其資凡有歲都督刺史雖不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丘濬按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與非以為民而已　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何者而非為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為民也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立已以為君莫

不以重民先為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　尤重焉守令　臣古人有言輕郡守縣令民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自昔論治体者往往欲均內外之任使無偏重偏輕之患臣愚以為在內之官涖事者也在外之官涖民者也涖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又孰若涖民者親代其君以施政於民者尤為切要哉君以民為天臣愚以為事輕於民涖民者比之涖事者尤為重也尤當優之以礼秩加之以恩典豈時均之云乎

宣帝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善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洵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

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
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
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
問則褁粮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
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
民之冤　詐亂何從使耶遠方之民雖　盜跖為
之　守禱祝饕餮為為之縣令郡縣之民郡嘲而
聚罵者雖百千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
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
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據案
執筆吏卒旁列噐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
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行數千里費且
百萬留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守故其民常

多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丘濬按王者於天下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然皆在吾一視之仁之中豈因其內外遠近而為之輕重哉宣宗謂此陛前即萬里也然則萬里之外即此階前從可知已蘇洵之言切中遠方官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

誠於選任守宰之際必慎重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陛辭之時親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為必加寬卹其守宰有克舉其職者輒不次擢用之視諸內地之吏及加優焉失然則人人樂仕其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買父來晚之謠而無尹來殺我之怨矣

宋神宗謂文彦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
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庸人常痛心疾
首
臣濬按宋之得天下不盡出於戰也而為其子孫
者尚且痛心疾首不忍以其祖宗之生靈付之庸
下之人夠我
祖宗之天下員得之百戰之餘烏可不擇其人而
輕付之哉臣誦神宗此言不勝悚惟聖明留神
致意

留守

漢和帝南巡張禹以大尉兼衛尉留守

隋大業九年代王侑留守西京十二年李淵太原留守王威高君雅為副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親征遼東置京城留守以房元齡充蕭瑀為副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金吾大將為副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晦為京留守其西後車駕發京都則置留守以金吾大將軍為副留守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謂之三都留守

五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之任委寄非輕凡絳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宋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炎元年親征澤路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江南應天府尹各一人留守尹闕則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判各二人一掌留司一掌府事以朝官充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内錢穀兵民之政事建炎初京城有副留守又有西京留守並係執政從臣充兼節制軍馬

大元有兩都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

留守

要語

周禮山國用虎節

左傳秦使杞子戍鄭掌北門之管

蕭何謹守鑰管

類要房喬居守聖君無西顧之憂明皇東守命開

府以居晋

白集韓皐留守制方委晋鎮

杜牧之集主鑰東門

陸集賈耽制命作居守俾之保綏統禦都邑提持

紀綱

歐公除劉沆制乃眷晋都之重

文彦博制委以別京之重處居留之任守宮鑰之

謹嚴

温公賜韓琦詔眷是別都之重

荆公除李璋制迮仲京都之鑰

留守

事實

別造玉符 隋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煬玄感作逆攻城子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比蕭何冦恂且謂曰公宜持重戎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戮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符｜以代銅獸之典

乃賜鐵券 郭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帝曰子儀國社稷臣因勞曰用卿晚故至此｜｜｜｜圖形凌煙閣出唐職林

臥總留臺 正觀中太宗幸玉華宮房玄齡以疾｜｜｜｜

並加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陵留守京師｜｜｜｜

必賜旗甲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呂元膺元東都留守舊制令留守｜｜｜與方鎮畧同及元膺受任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虜特用元膺不當削其儀制以阻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列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憲宗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付六府事 隋楊瓚居守帝謂之曰｜｜｜｜朕一以相付朕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也出唐職官分紀

治綠野堂

裴度字中立文宗時留守東都時閹豎擅威權天子擁虛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ㄧ東都ㄧㄧ服蕭散為之把酒不問人間事帝知度神明不衰每人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如何出職官分紀

國之元老

唐元宗東巡宋璟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ㄧㄧ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歷世所有加謀嘉猶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御手制曰所進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出世本

民號良吏

顧少連字夷仲為東都留守表開田以利ㄧㄧㄧㄧ

任關中事

漢與諸侯擊楚蕭何以守ㄧㄧㄧ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計戶轉漕給軍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事屬ㄧㄧㄧㄧ出漢蕭何傳

無西顧憂

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東無復西顧之憂得專任山東終成大業

治尚寬簡

源乾曜留守京師ㄧㄧㄧㄧ人安之

治以和簡

崔德昭ㄧㄧㄧㄧ人以寧便

戎政惟服

劉政武德初留守太原調斛ㄧㄧ遂沁ㄧㄧ

號令精明

王翃字宏肱東都留守殿至開田二千餘屯修器械行良金壽華練士卒｜｜｜吳少誠叛陽東幾為有備

罷守失望

裴度｜東都留守中人使者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志者懼拙者畏今居東人｜｜｜

宗社獲安

曾禎留守京師擒獲沙門法秀謀反太后曰｜｜｜｜實卿之切

倉卒復安

郭子儀別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帝以子儀為京太留守自變生｜｜｜賴子儀｜｜

賜書褒勞

杜暹帝東幸以暹為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皆優不少懈帝敕｜｜｜｜賜宮紀

賜詔寵異

開成中東都留守牛僧孺徹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賁告身宣賜蕭例留守入朝無中使｜｜｜｜之出唐會要

行留悉總

虜武齡為相會代遂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凡糧械案營行事｜｜資之

治行第一

或用舊德

唐故事居守之任丨丨丨丨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長慶二年以淩初有事地遠封疆以前長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且非舊相尋亦改焉

可倚大事

太宗幸洛陽李大亮副房玄齡居守元令稱有王陵周勃節丨丨丨丨

有材即行

高宗幸洛陽令河間王孝恭次于嶠君守衛日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臨某有異迹

父廢復行

唯從宦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司官入宮城門列戟衛見留守吏誤設丨丨至是丨丨出言行錄

團結民兵

國朝業廣得字少蘊公當守建康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盡集以備江津仍遣其的擇宜官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賞米但虜兵將渡以捍兵來犯竟有備而去

位置營壘

洪文安公遵知建康僞走郵野丨丨丨丨民居及家墓免相踐諸將不能禁上賜手札曰凡事施異同聊擇可任者非乃心王室時免尔

全活數千

王沂國公文正公晉守洛陽居歲歉里有囷積者飢聚黨肖取隣郡以强盜論公但重者而釋之遠近聞之以為法｜｜｜｜計

條具十事

公知建康府赴闕太學建康東南巨鎮南渡以來行宮在焉與宰晉錫選用尤重公對于內殿數陳時務當先定其規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

｜上納之

輦下清肅

李沆字太初論文請真宗朝戎冦遷幸鄴沆以宰臣為東都留守不戮一人而｜｜｜｜之稱

城上親督

劉錡領兵赴東京副留守任抵順昌府得報虜已陷東京公曰吾本赴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當守同心力以死報國公稱矣｜｜｜｜毀設戰具凡六日而賊至公遣驍將之類殺虜衆既而兀朮親領兵攔王公登城會諸將問策或謂宜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正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氣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公遣數百人出西門虜來挑戰備以數千人出南門士殊死鬭虜大敗橫屍盈野賊拔寨而去出言行鋪

畫像以事

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於俗民居軍伍咸｜｜｜｜之時虜使每往複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揖入

棒纔以賜

范成大辞然中為江東漕所宮當從位辞許時以降道然嬉倦讌見贏實近三
行命待行道西小軒曰凡假清生越也耳生上日動御一五且有以壽問公從
說二日待丨丨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拜賜退請上為書引後袖御書蘇軾
詩一軸以勝之出賦材

聘使書名

韓魏公鎮門為丨丨道日與京尹尹皆押字不丨反公書字則名子書其副使成禹錫來
以喻朱介曰以侍中在此故持名反公去後留守引前此欲得其名殊之不可

社稷所重

景祐元年駕幸澶淵真宗詔王旦京師丨丨丨非公不可

特許行番

紹興六年中書門下省言秦檜遍更並為行官番守詔丨丨丨丨張益

長於彈壓

紹興八年己未顧治村以建康順治入府趙鼎日順治之政長丨丨遂以名郡顧望其來上日案刺因以彈壓為先若不動声色使百姓陰受其賜小人却不知

都廂

宋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二年詔以京朝官增曆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

廂其先差使臣並置凡民有闘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韓維之請詔晉後許使臣兩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二月臣僚言逐廂一月內斷決事件之不多欲止令京朝官兩員分領兩廂決斷所舊来四廂吏仍舊存留以備諸船差使元祐元年知開封謝景温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有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兩員分膩在成詞訟其後臣寮言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兩員移往城南北廂紹興二十六年侍御史周崇方言臨安府先依開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兩員欲令臧兩廂逐廂公吏詞訟每

府每日詞訟十月七八並判送兩廂公吏徇情曲法非理追人並不係公行遣送下詞訟既多有非廂官所能行者一切不決州府既不與決而相又不行遣人戶怨嗟緣臨安府與昔日閒封繁簡不同本府緣官置吏不少見令城南北廂官全闕歛城南北廂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兩員却移往城南北廂所有城內詞詞訴令本府依舊自行理斷之

四廂

事實

除御史

蔡確字持正舉進士知開封府奏爲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責確庭參確謁當鞠躬確辭曰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紀之後同堂官有闕執政奏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庭參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之官出國本

古州牧之任也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郡其秩二千石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王莽改曰太尹焉

後漢仍前漢舊制

三國因之

晉郡守加為將軍

後魏初郡治三太守太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

北齊制郡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中下有上上有中中中下下下九九等

後周郡太守各以户多少定品命

隋郡置通守

唐武徳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别刺史加號持節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年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大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

五代刺史之號

宋置制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闕則或遣文朝臣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

之闕只領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宣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

太元置上路達魯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魯花赤中州知府正五品下州達魯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同知上中下州事

事實

其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人示方進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

造玉麟符 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嘉曰今為公別｜｜｜｜以代銅獸

千丈長人 史記||||謂諸侯也

賜車馬 漢楊宗為政西太守|||

賜車劒 謝克吾字克卿為錦鹿太守制賜發上特||||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之||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出史記

皂盖朱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幡又續志二千石皆||||

五馬之貴 凡天子六馬為左右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為太守美稱道齋閑覽字學朴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出為||||之官

賜寢被 史帝為涼州刺史還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衣及弓箭甲寢擧賜京謂其人曰為謝涼祇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寄祇其善始令終無循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見以其牧本州牧丨路車丨丨先送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州黨經過故人現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璽書勉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効輒以丨丨丨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出前漢循吏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丨丨丨才因者皆一丨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出後漢循吏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歎始都督刺史皆丨丨丨曰對殿賜衣物遣

過家上冢
錦後為南陽太守特於丨丨丨丨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丨丨車丨丨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丨丨育丨丨中注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illegible]曾除太守[illegible]日[illegible]不[illegible]錦——晝行又蘇亶遠字文和爲
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朕無西顧之憂矣

衣錦在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与整同起兵逐張寔時多功於本州刺史
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
在有——之—乃特以整爲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爲廣漢太守夜—三刀懸於卧屋梁上須臾又夢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
一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爲淮南太守—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者以爲水邊女汝字斷盤囊者
是新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遷汝陰出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爲求常—亮於——以告亮曰右之字山上絲出字也
若其守出州牧數日果然

再爲州牧

娩相——何內黄霸再爲穎川陳留再爲樂安陶侃再爲荊州冠身在爲河內郡
復再爲并州——出六帖

重受并州

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義貢達聞士咸顯於世文帝嘉之
帝即位以君有實并十一||||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
出||以||吏所諫爭其志求其本也

令僕出守 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入為三公出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袁廷皆自郡守|||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琅琊太守以高第||左||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人之皆選賢將由二千石||||出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望於其閣寺監
敕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立先行以示郡臣出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祈字孟侯章帝時自||虎賁中郎將||東郡太守視事十又五年百
姓安之出蒙類要

入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四能師||||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章甑丨丨丨為東郡太守斷獄之行元寶賢君達政於獄 趙至
元寶所過左右數不明定其斷決惻惻然書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為東陽太守檢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出官志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五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丨丨丨

號四龍 後漢李元李祖父脩安帝時生子虎叔訓秀丨丨丨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從西河上郡太守自行男字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丨丨君丨丨君兄弟繼踵仍用循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同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禮轉湘東長史太守如故之之郡代之遴為長史南郡太守荊上還之不復稱名號丨南丨丨南丨出丨丨出丨南史書

治有異等 漢王成為郡太守丨丨丨丨

治為第一 穎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丨丨天下丨丨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丨丨為天下丨丨丨

與藩異政 來光庭丨名丨有丨丨明皇以寧輸曰光庭推遜愚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奐累任大郡郡丨丨丨人畏之如神大治奸惡既斬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用犯必致之死時之記惡碑

請治一郡 耿純丨丨丨丨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裴字文林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開字少英為河內太守丨丨丨丨

清簡為最 宗室李峘為睢陽太守丨丨二千石丨丨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與太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八中選到郡丨丨丨丨者狀常州薛光兼徐州司馬鍾天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丨丨吾丨丨郡故特召君耳

汝南心腹

後漢羊續字為丨丨太守召張光乘車馬表單上敢崇曰丨丨丨丨之研役次表師也出百官志

吏人攀車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丨丨丨丨請之不得起乃附商人船夜縮出

耆老遮道唐袁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丨丨至丨丨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奪深公之政也

願借寇恂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州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丨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曾定魏曾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人送太原守天水人丨丨丨丨帝許之策書褒美出職官分記

乞留种暠种暠為涼州太守被徵吏民詣闕丨丨一年遷漢陽守吏民男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揖十里不絕

欲留耿君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云丨丨復

謝安去思晉丨丨吳會太守在官無時譽丨後人丨

何武去思前漢丨丨為郡人所稱無赫赫之名丨後常見丨

君留去思 漢世良吏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丨民丨丨見丨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出循吏傳

臥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丨丨丨丨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吳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丨其丨相送三百里丨丨丨

群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擁道遮留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丨丨丨丨之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交阯嘗革易前弊未經歲珠丨丨之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特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吠民覔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丨丨大丨受之焉

送車三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丨丨丨丨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丨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懷金夜遺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
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即捋不受稱曰丨丨丨

裴俠獨立

丨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俠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与立
俱立眾無朝野歎服丨丨丨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稱為丶白吏丶丶
此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公歸為東陽太守子定同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見定因与翁語
終日丨丨其丨政云定因謂邑子曰此吳時汝不任事迄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水雪

魏令姑邵宋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丨丨丨丨

清如徹底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非惟政善丨丨丨丨

清見越石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
現之清徹無所隱海鄉人曰丨丨丨丨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疋為裝武帝謂威
卿孰為父清威對曰臣父丨丨丨臣丨丨恐人知是臣不及父遠矣出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丨丨受而丨丨懸之後復進續出前魚視之府丞慙而止之出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受録丨丨丨丨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里人挽舡進不丨丨少停夜中乃遁人共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船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丨丨並無所取昔人謂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illegible]

畫像自戒 中微丨楊震之丨於寢室以丨丨之出後周書

計日受録 後漢楊秉字叔節為豫章太守清儉丨丨丨丨餘俸不入私門

以船載土 洪覲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丨丨丨丨而歸

賣劍買牛 龔遂為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一畦韭二母彘五鷄五又郡人好帶劍刀令丨丨丨丨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

無襦有褲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有災火禁人夜作以防火范乃但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丨丨今丨丨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丨丨丨丨 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丨丨丨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蜀好文雅 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丨丨校教授不輟由是北齊多伏 氏之學

起學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丨丨官使弟子受業遂成丨丨由是風天下 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置正五長丨丨丨丨不得舍奸人閭里有非常事吏輒 聞知姦名煩擾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丨丨丨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對父老以農里之言丨少年丨丨丨丨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丨丨丨丨

精力煩碎 治尚煩碎其政本盛推霸丨丨行之末盛言至細

入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犬吠不驚含哺

無拘文法

龔遂為白海太守奏曰治乱人尤治乱繩不可急愿敕丞相御史且||臣以||得一切便宜從事

閉閤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愿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吏民好清静黯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太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令民有骨相訟是日||||不敢復乎

選賢布詔

黄霸字次公為頴州太守|擇|良吏分部宣||令民咸知上意

抑强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盗賊起山陽守張敞||之乃拜||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以無勸懲吏追捕有功者在賞罰得什三補吏其由是盗賊解散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君家(?)增吕守京兆尹後有詔霸潁川太守宮
前後八年｜｜｜｜

漢陽大治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
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其門恤孤乎而行之｜｜
｜｜

皮鞭示恥 崔伯熊為北地太守欲用｜｜為之不忍見血｜｜而已出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撻之｜｜而已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
｜｜又譏其志大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朱均為九江守｜｜｜｜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虎渡江去

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又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莨蝉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然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邑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宝貨因泰市奴俾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元延年為河南太守到豪強屏息野無犬盜其為政務在丨丨丨丨

摘發奸邪 漢黃香為太守到官不追吏跡卿丨丨丨丨詞訟立決

畏如大府 郅都為濟南太守族誅瞯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余郡守丨畏郅都丨丨

誅族豪右 漢郅都為濟南太守丨丨丨丨二百余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清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州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出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丨大驚咸稱丨丨

人謂陽春 宋景為邵太守愛民恤物丨丨有脚丨丨

民號屠伯 元延年為河南太守丨丨曰丨丨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顧多殺人起為民父母意哉

召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卿為河南太守躬勸耕稼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三万頃吏人親愛號曰丨丨又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南

寧虎臧彪 丨成事武帝擢為郡太守公孫弘曰成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侯都尉出入關內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又梁臧彪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丨丨

民飢獲全 晉井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丨丨三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丨丨

盜賊屛息 魏顏棐為郡太守勞之同圖空虛丨丨丨

帝城河潤 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丨丨不遠丨丨千里故京師其蒙福也

荊郢聯壁 晉泰中常岑寬除淅陽太守時羅祇信為新野郡守同類荊州情好數深改術俱美丨丨吏人號為丨丨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理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座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顏丨丨為永加太守甚怨憤作丨君丨曰五鳥不入劉一庭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丨丨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出為郡吏聞者闊焉久不聞問丨以春秋丨毋以蘇秦縱横助恐上書願奉三

年計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丨丨於桓温公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出世說

乞備冗官

黄香為尚書令後為魏東郡太守上疏丨番丨丨丨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出後漢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矣氏丨丨丨

兩随車注 百里山高為荊州境内旱甚為行部所經轍隨車而丨注又宗慤為荊州典籤毋多違執慤大怒曰吾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虎随表去 王業拜荊州刺司顏道卒有三白丨低頭丨丨而丨

白烏見郡州 王阜為益州有神馬丨丨丨

黄龍望府中 沈曾為邑陵太守有三丨丨丨

虎東渡江

後漢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白茶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illegible]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丨丨丨丨行何德政而致是昆曰偶然帝嘆曰是乃長者之言出後漢之書

鯉魚遠水 韓愈為潮州刺史丨丨不為暴丨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陵守武陵丨丨丨丨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丨其飛丨者丨丨東西去界外

蝗入輒死 趙加為平原太守青州大守丨丨平原自丨丨丨

嘉禾生府 黃霸守穎川政化大行丨丨丨丨於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穎川太守方有丨丨嘉禾鳳凰麒麟之瑞丨其丨之土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幹事以開稻田十頃勸耕以至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丨丨丨丨張君為政樂不可知

嘉禾同穎 梁柳渾守文陽為吳興太守

達於治道 ⿰氵⿱丿⿲⿱工匕⿱工匕⿱工匕崎字太兵鎮沈州讀丨丨丨丨共厲風俗顯是異行

循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彰遠老釋 無事出世本

靈運遊山 晉謝｜｜出為永加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所愛好出守遂意｜遊遨 著木屐上｜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成瑨坐嘯 ｜｜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晊宗資為汝南太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行修清積

陳蕃設榻 ｜｜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設｜｜去則懸之

謝安增扇 晉袁宏為東陽太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州郡｜｜後盜賊起無以武備大亂

賓客進仕 漢朱暉好樂大夫為郡守｜｜常滿門欲｜｜者薦之

椽吏師友 漢嚴翊謂｜｜｜｜

府廷生梓 梁陸倕潯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廷｜｜橫閣誦經術曰朱輪何曾見

戴帽鶴 斥

梁彥先牂柯州刺史言于上曰臣前待罪沅州百姓呼為丨丨丨自分應黜無服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畀牧來請為湘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先自請特來莫不嗟嘆彥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於是按猾党徒莫不潜竄之合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遣中使張忠定帝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迎山東因令問公安否賜而印

入韓許召 向敏中知黄州入丨宗大丨以三歲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史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書公曰望上於朝廷無事寇準不可丨丨

故鄉晝錦 王祐之大名府太祖謂曰此鄉之丨丨丨所謂丨丨者也

州人遮留 魯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篤民州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去之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丨丨聞知皆鼓舞丨丨如李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出張定公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行之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功推鳳翔府二邦之丨丨於是上一日此也丨丨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丨人皆丨丨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丨尔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出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礼賢下士民舜物丨丨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屏息 包拯知彦州鄉郡守親舊多來勢擾官府有從旧化法希仁遣之丨丨丨丨自是希言錄之

關節不到 宋包希仁知開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丨丨丨丨有閻羅包老出涑水記聞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者漏水壓壓分明倚一刻差誤必詰之守鐵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丨丨丨丨

即市樂物 向敏中知廣州無孛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致荊南丨所須丨丨以性性在任無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二廣請立法丨官不得丨丨丨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藥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樂一部乃為終身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丨丨丨出事類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出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為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丨丨丨丨歸

照天臘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丨丨丨丨 出東齋記事

水精燈籠 張中庸治洋州民號丨丨丨丨

不阿鄉曲 苕溪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幹終為棟精鋼不作鉤百姓號為丨丨丨丨

不事遊晏 李及知杭州性情介愿錢塘風俗侈靡丨丨丨丨居官未嘗市吳物也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稱無罪官封判令至市曹訊示知民間喧呼告市人曰不畏丨丨丨丨矣益李順常有死罪係獄此吏故縱之也 出語錄

北漢循吏 孫忠獻公守安陸人狎聞訟輒自止曰吾非長政懲見市中耳郡幾至無事後再守錢塘天下劇煩從容為之其政本於愷悌無不嚴而肅民不敢

祀議者謂二公治民與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於公也時人稱｜｜｜｜出呂氏記

延賢學者

張詠守益州時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李行遠加礼敦勉誘掖後三人悉登科立羨官於是兩川｜｜｜｜知勸又風日採

救活飢民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十万人仁宗遣使勞功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矣又云公知青州｜｜｜｜四十萬每日過手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出言行録

刺史

事實

岳牧唐虞稽古建官內有百揆四｜外有州｜侯伯出周官

諸侯刺史古｜｜出六帖

褰帷刺史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珠升車｜｜曰｜｜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皆震栗

悲感墮淚

昔羊祜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一一號為一一碑

為治廣感

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盡革之一一一一進加司空

以恩信

姜謩言仁杲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錦衣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秦州處擾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一一一盜賊衰止

約悔過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恩信一一一自新賊相率服罪而縛

為朕臥治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及善擢魏州刺史后曰勞之逆虜瀕邊兵務可與妻子日行三十里一一一為屏蔽也唐史

嘉其善績

盧奐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一一一改題一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一

敕書褒慰

尹思貞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撫循境內獨無擾武后一一一出唐史

自擇刺史

許景先開元十二年帝｜｜｜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齡亦禧命高力士賜許帝親書其給筆札令自稅賦賀絹三千遣之

治有異行

劉彙進欽州刺史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加金紫大夫

璽書勞問

盧航顧下遷豫州刺史政獄簡奏課為天下第一｜｜｜賜帛百匹

以寵異政

崔雄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仁二年增戶數萬詔書進五階｜｜｜｜

請為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歲入九三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民供奉之

立碑頌

烏承玼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頒數逋地二百里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宫以飾戲貴承簡易

其政尤異職以慶業傳宣播雄三
行孔實循吏丨丨丨功

績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廳内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讓之故所至有丨丨丨丨

更移郡秩

唐貞元元年盧杞由吉州長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制遂執以詣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韋見叛說若丨丨丨恐失天下望翰從一不從遂令舍人草制之

浚其源

陸象先從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苟丨丨丨所莫不簡所至吏民懷之

貴要書

裴琰爲青州刺史有丨丨丨囑託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

古戰銘

唐宗室齊物爲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登重石下得丨鐵丨若篆丨日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

車蓋高

黃霸爲福州刺史三載宣帝下詔賜丨丨特丨一丈丨

墮書襆

鄭惠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善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加之｜
｜｜賜戟受公卿

刻頌美

許圉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石｜｜部有受賍者圉師不忍按但賜
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厲士

為三公

張九令言曰古者刺史｜｜｜即官出宰百里令朝廷士入而而不出其於計私甚
自得也臣謂致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料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
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如為此如救其失恐天猶未始
也出百官志

有能名

劉孝恪歷具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又裴子余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称
有恩

亦知名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作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威
｜若從所改恐賊不晚是卿也

得勸心

非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旧都流徙罪人与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
中国孝恪推誠撫禦甚｜其｜｜

録獄訟

者用治為文吏行事先見諸生赴義及政令以致所||考[illegible]鞫動情以為實
又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

崇隸碑

賈敦實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類制敦實舉沒者三千余頃以賦貧乏發奸
摘伏下無能欺咸亨初敦立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人為敦實立
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

讁戍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余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
非本意詔至此有詔悉||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
相与人下因一日乃去至
流所亦為立此碑

私恩公法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將按其奸召章酒飲安
叙歡太守喜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清河太守
||也遂舉其
罪

政教德澤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之首階下布||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
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
福得不才刺史
十萬戶受其困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壍虜寇方以功乃發卒建樓堞遂精明儀鳳間河西丨獨丨丨方翼丨他郡民或餒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贏以濟飢民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也

蚕至四熟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績丨丨歲丨丨又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復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提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丨丨丨濾丨引溉公私田汾人皆利之又員半千出濠蘄二州刺史不顓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教天行

繩擿無容

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儉佚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丨丨丨所丨遂為良吏刺史占部吏腴田數十頃擿以給貧窶

賴免策敗

夏侯重為楊州刺史弟壹役有為主有司竟三百任歌已我之前穆州丨夏侯前丨役丨救僅亡

高選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停刺史職務外設漸不可久其刺史不許承諸道日本有選使具情以聞不得遽追及停印刺史事不許

[illegible]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坐負累及聲稱下者乃出州吏部甲篇不書刀筆者乃授縣令願下有司一一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能以稱其人 出本傳

選賢分典

韋嗣立平章事時太平[illegible]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請一一於臺閣一一者一一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行以示卿臣后說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皆補外之

碩真賊平

崔義玄徙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一一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率[illegible]著崔玄籍先鋒所向執衆繼之由是衆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一一拜御史

閉門偃幟

崔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一一城一一偃旗一一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加[illegible]潛與賊謀約誅之元軌以急遽止殺人必先任殺加運餘無所連詰因自動

會將作樂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部將修築完故城板築方立吐蕃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持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一一諸將一一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

縱兵擊逐敗之

民縱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狙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河自疲—悉—虜聞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出本傳

縱民歸歛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驂方秋峯暉曰今湯非衆不守豈有棄穫廢事治城陞散——門御利民

政声流聞

房琯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細目廢阿即至府為吏擾民琯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

吏民尊畏

韋若拯德鄭二州刺史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嚴——

六合託生

張九齡言——之衆繫命——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之河大府之外緣官出者或身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仃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武夫凡計督而得不計於百姓刺史乃作粽全尚何言哉

廐留均賦

[illegible]

而子徐州改守宜以恩意其休曰刺史和氏之辭而不教豈為政武猶知休諸出其下

河役躬護

裴耀卿代徐州前此大水ㄧ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ㄧㄧ作役表詔徒官耀卿役功不功撫迎防而堤成後詔而中夫人為立碑頌德

三梁十驛

裴耀卿為沂州刺史沂當走而梁地置戶高天子東巡耀置ㄧㄧㄧ驛　升欽皆者為東門冠頂最

饒寧供帳

元宗封禪次宋州宴從官讀民謂曰今朕有事代宗而懷州刺史王丘ㄧㄧ外無他獻欽知某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ㄧㄧ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齊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清嚴為畏

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ㄧㄧㄧㄧ下素

剛猛立威

劉贊為宣州刺史贊不樂本弟以ㄧㄧ官吏重足宜既富饒即拿斂廣以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比以驕微不蠹素業衰矣

久旱輒雨

業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丨丨寬入境丨丨丨

歲作均水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民丨爭灌溉為丨丨丨丨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係囚俄即真著于詔書褒叔矣

里無吠狗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宿賊張度保陽剌史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獄辛捕斬支黨皆盡矣

虎不為累

李御迁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社射不能止伸至盡去之

祖入嬴異

李紳迁楚州刺史祁州有營田卒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達俸緞百余萬田户三千俗刺史厭紳至悉去之丨丨丨

歲貢奏罷

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年丨丨淡菜蛤蚶之屬歲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費之四十三萬人丨丨之

贖人為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丨則沒之人愈至悉計庸得丨所沒歸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約禁其丨丨

收豪稅畝

李翺為廬州刺史時州旱兼疫逋捐縈路亡籍口四万豪族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萬二千緡貧弱以安之

文學愛人

薛珏遷楚州刺史時詔文|判史舉令者凡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仲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宜以||為木宰相多其計

撫字催科

陽城為道州刺史稅賦不時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良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因門送館外待判官避辭而去之

誅破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郡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芟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窮穴治捕盜聞

信待群盜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因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憫然悉脫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人人豈我違者

期而至自是丨丨感愧悉避境去

政條清簡

唐張鎰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丨丨丨丨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余人出本傳

條教愛向

泸滋為華州刺史清政簡滋民王者給地君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尊以慈惠為本又嘗設丨丨民丨丨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才為償所亡揚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于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罗拜流涕之哀出本傳

五鑪鑄錢

李听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德及開丨丨官丨丨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聚石種治

馬燧為撫州刺史西山有吐蕃田其上有通道虜掠入者燧丨丨丨丨塞之設二門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隄江為路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丨松丨丨丨丨爽屋瓦絕火賊詞常与民為期不授自辦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下州刺史有丨丨突厥契丹冠河北議發河南兵禦之白性寬慢道廣忠心丨丨人無齊散

容人賴安

宗室復攺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乱吏獲反者没為奴碑長役之優至使訪
一峝原獠在|三年||以|之

終人賴利

李憲為絳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木仰食於絳西汾可輸河
滑歲租与余常數一萬石故敖倸山為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憑瀕汾
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万請西原縣粟崇河南絳粟既見貿戴帝又推
其巧以完新倉||||之

海賈行歌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商|派||日
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縣長來淳衛三渠泄污潦水不為害之出百官志

礼法治下

李頻表為建州刺史既至以||||更布條教時益吳政乱轉相推
忌耐建頻頻以安之

還儲于州

李東直徙涵州刺史將行||所余|||并什器齋家書就道

盡孝友傳

李西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示諸生為鄉飲酒礼登歌降
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賛皇縣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為貢舉舍

李景晙遷房州刺史州窮險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晙｜｜｜通隘
道作傳｜罷祠為房州無名者

汴橋立木

推懷思道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思名相埒｜｜新成｜｜中流止過車者
懷思過之示德幹曰不可止耶為用以德幹即服

祠房解祓

張加祐開元末為襄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異加祐以問揔管壁
廻死因難忠臣也｜｜｜｜衆心

稻生于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苗不及
耕燧止將吏有神者皆為礼瘞是歲｜｜｜｜入稍以濟

冒進亡廡

盧懷謹曰比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遣者
傾耳企望｜｜｜何繇為陛下宣人哉

還移稅錢

李渤為虔州刺史奏｜信州｜｜｜二百万蠲米二百石觀察使上狀
不斷

以賊抵死

虔州刺史楊瀕｜｜｜有誣狀六十流吉州裴耀卿上言刺史縣令與諸為
人父母風俗所係今[illegible]

雨至歡登

唐田錡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丨大丨逢丨丨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閑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礼義申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流亡萬餘

元結任道州刺史初西京賊掠郡人數万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粮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候里四丨今也有一不酒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万緡又歲奏免租庸外豆以情增續為民營給田免征役丨丨丨丨之

增户五千

孫成任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賑貧售民飲不乏逐春丨丨丨詔書褒美之

將輕元帥

張光輔討越王貞中時功多恣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丨丨丨丨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公董士三十万以平亂縱使暴掠使無辜之戚墮全災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軍頭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焉

以陽名字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貴貴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皆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丨丨丨丨出自它志

荼訪小吏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使—有畢誠道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能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慚而退

不見本道

李吉甫建言州刺史—得擅———使不法己抵掌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挈孥洗慣而用

勿領兵事

魏杜恕務伯云刺史—————人工護日今牧守兼治民之術修將帥之事又張方福在九州皆有患焉之

異加金紫

李朝爲方晉二州刺史———等加光祿大夫後又爲和州刺史爲行營防禦使之

州牧刺史

事實

六條問事

漢置刺史以———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

子中語字爭滿竟有望六佯二千石宜以不更得居守選行賢能刺舉正今爲

選為州伯

漢書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〡〡〡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任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者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之制奏可之

督察郡國

漢朱博傳又奏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〡〡〡吏人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之

秋分行部

漢舊制常以八月〡〡〡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

自還奏事

漢建武十八年初斷州牧以〡〡〡

能以外臺

漢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以功簡〡〡〡之表聽察之聲為方伯之雄出

[illegible]

國之外臺

晉置刺史三年一入奏謂之刺史銜命丨丨丨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主糾之出甲午詔書云

通六條

觀蘇綽為六條之制其略曰一先治心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凡為牧長令能丨丨丨焉

持節之稱

北齊有刺史皆大吏之至名理一郡而已非猶刺史之職援魏制使持節宗奉使官之任隋氏罷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臣則合罷丨丨丨其持節罷不以名實相副為變仍舊仔之後改為太守不省所以使丨丨丨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識典故之失之知

採訪使

唐其有戍狹之巡節制節度使仍各置但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丨丨丨今本大綱若大少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已後丨丨丨且採察善惡其大綱并令郡來文之